

这个夏天，从利比亚到巴勒斯坦，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中东多处燃烧着熊熊战火。

3年零7个月前，突尼斯年仅26岁的小贩穆哈默德·布瓦吉吉，因遭到警察粗暴对待而自焚抗议，不治身亡。如今，早已没人记得这个无名小卒。然而，由此引发的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浪潮，在历经三年多轮回之后，今年夏天又再度大发余威。

三年多的动荡，打破了中东地区原有的平衡状态，加之美国等西方国家火上浇油式的干预，导致目前中东局势多点爆发，新的平衡将在持续的动荡中缓慢重构，而且没有时间表。

失衡的中东

□撰稿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几十年威权统治不堪一击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在当地政府门前自焚，迅速引发民众对当权者腐败和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的不满。不到一个月，2011年1月14日，执掌突尼斯24年的总统本·阿里下台，次日流亡沙特。与此同时，远在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经过海合会10个月的斡旋，统治也门33年的总统萨利赫签署协议交出大权，出走他国。

本·阿里出逃10天后，2011年1月25日，中东大国埃及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浪潮直指统治埃及长达30年的“政坛法老”穆巴拉克。2月11日，穆巴拉克宣布下台，直至身陷囹圄。

穆巴拉克这样的政治强人竟在短时间内被扳倒，这给了靠近埃及的利比亚东部民间武装很大鼓舞，并在班加西打出了反卡扎菲旗号。3月19日，法美等国开始军事干预利比亚。8月22日，的黎波里陷落，卡扎菲长达42年的统治宣告结束。10月20日，卡扎菲在家乡苏尔特被捕后遭虐杀。

围绕埃叙争夺地区主导权

在2011年那场风暴中有两个例外。紧邻突尼斯的阿尔及利亚虽然也爆发了抗议活动，但当时执政已12年的布特弗利卡总统主动改革，平息了国内动荡。另一个是叙利亚，子承父业的巴沙尔政权与反对派武装打了3年多内战，有过危急之时，但大体上掌握着主动，旷日持久的拉锯，使得叙利亚成为“阿拉伯之春”第二阶段各方博弈的焦点。

“阿拉伯之春”打破了中东原有的平衡和秩序。除了下台者，诸如沙特、卡塔尔等国王室或被动更换政府，或撒钱提高福利，逐渐渡过难关的这些王国，开始围绕埃及和叙利亚危机深度博弈，以谋求更大的地区影响力。

埃及变天后，长期被压制的穆兄会势力通过选举上台，卡塔尔开始金援埃及，企图获取对埃及的更大影响力。然而，执政一年的穆西，逐渐暴露出使埃及宗教化的倾向，并最终被军方罢黜，埃及政权重回军方手中。此时，沙特、阿联酋等国又取代了卡塔尔的“金主”角色。围绕埃及，沙特和卡塔尔明争暗斗，都想以这个昔日地区大国为跳板触碰地区影响力的制高点。但二者在叙利亚问题上又有合作，逊尼派掌权的海湾王国希望通过援助叙反对派武装，以达到推翻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的巴沙尔政权。

由此，中东国家间的争斗又上升为宗教派系之争。围绕叙利亚的是同为什叶派掌权的伊朗、伊拉克，以及黎巴嫩真主党，与之相对的是逊尼派掌权的沙特等海湾王国，另外还有更趋世俗化的土耳其。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希望保住盟友叙利亚，而沙特和土耳其则希望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来强化自身的国际地位。

在中东，有埃及、土耳其这样的世俗化大国，也有伊朗、沙特这样的宗教影响巨大的国家，中东新平衡的重构，既是地区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斗过程，也是不同教派之间合纵连横的过程。

极端组织和武装趁机做大

就在中东大国在台面上博弈之时，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势力也在扩大生存空间，比如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势力和极端组织。也门局势失控之后，不仅部落武装趁机发难，长期盘踞在也门的恐怖组织也纷纷占山为王，以“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为代表的武装分子一度攻占了也门阿比扬省首府津吉巴尔，并宣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北非和东非。在与也门隔海相望的索马里，关联“基地”的索马里青年党号称“基地”东非分支。而在利比亚周边地区，活跃着“基地”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部落武装冲突四起。今年5月，先有退役将领哈夫塔尔领导武装发起对伊斯兰民兵武装的军事行动，导致更多世俗和宗教势力卷入其中。7月以来，利比亚实力最强的两支武装米苏拉塔民兵和津坦民兵为争夺的黎波里机场爆发激烈冲突，再度迫使美英法等多国使馆关闭撤人。现在的利比亚越来越像伊拉克了。

叙利亚危机外溢的最大受害者是伊拉克。在3年多的叙利亚内战中，诸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曾是沙特、卡塔尔为推翻巴沙尔政权而援助的对象，如今伊拉克指责这两个国家是在助纣为虐。(下转B02版)

